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从远方来的人



序

早上十时许，香港科技大学 106 课室内，一个六十岁左右，留着两撇灰白胡子的老人，正和他的学生们言谈甚欢。

老人回身把手上的书本放在桌上，好整以暇的脱下眼镜。

书名是“他们就在你的身边”。

这时眼前的二百多名学生屏息盯着他，他那慢吞吞的动作可教在场的所有的人都气坏，刚说到要紧处呢！

这老人是严教授，他是那种慈祥老人的类型，总是笑眯眯的，给人很和蔼可亲的感觉。

不过到讲课的时候，他便完全换了一副面孔，人如其姓，威严十足。

他回过身来，摆好一个舒服的姿势，说：“人类在科技上的成就，其实十分有限，起码现今世上很多超自然现象，我们仍然是茫无头绪，因此我们根本不敢断言，究竟在我们有限的理解范围以外，那个外面的世界，究竟有没有其它的生物。”

他顿一顿，续说：“不过，我们对外层空间的其它生物的了解，并不一定决定于我们究竟能走多远，而是，他们能走多远？”

众人一脸疑惑。

他笑笑：“你不需要懂得来我家才能认识我，只要我来到你家，你便认识我了。”

外层空间生物，好象已是老生常谈了，但是，在科学的角度来看，他们并不曾存在于地球，因为表面上，我们不曾看见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去证实。

在座的同学中，有人相信，有人不相信，但是你们或一般人，所知的都极有限，我们现在所享用的科技，早在几年前，甚或十几年前，已经面世，只是谋利者刻意控制，到适当的时候才推出市面。

因此，我们大部分人还在猜测的某些事，包括所有超自然的现象，其实，有些人，可能已经了若指掌。”

台下有人问：“那些人是美国政府吗？”

教授：“不一定，所有拥有高科技的国家都有可能，当然，美国的机会率比较高。”

“那么教授你知道吗？”

教授但笑不语。

“MIB 也知道的吧？”

所有人都笑起来。

第一章 邂逅

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一日，晚上十一时三十分，大球场上漆黑一片。

一人坐在大球场正中间的位置，望着空旷无人的大球场。

他是亦文，他喜欢晚上来这里，静静的坐着，看着宽阔的球场，吹吹风，感受莫名的宁静。

对于亦文来说，这是一个伤感的晚上，傍晚时分完结的那个案件，花了他几个月的时间，没有一刻的空闲，然而一旦忙碌完了，人闲下来，那些该死的记忆又复回来，缠扰不休。

那是一个颇高难度的案子，一位老太委托他调查她儿子的死因，她的儿子失踪了几个月，直至有人在沙滩上找到一只男性左脚，由 DNA 验出属于她的儿子，他悲痛欲绝之下，又惊见警方爱理不理，于是决定找私家侦探替她寻出真相。

本来确是应该留给警察去做才对，不过，老太太很有钱，而且，警察的确很忙。

很久没有时间闲下来，因此也很久没有多愁善感，自伤身世。

伤心的事总会跟着你，如影随形，一有机会就走出来攻击你，如果你不尝试去反抗，它必然一直耀武扬威下去。

他这样想着，但是又不能制止自己继续的伤怀下去，已钻在牛角尖里了。

照明灯未熄的话，可以看见绿草如茵的景象。

今天晚上，他的心里特别的思潮起伏，好象感到奇怪的事情会发生，而的确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

就在他的眼皮闭上及张开的 0.3 秒之间，一个圆形的物体自天而降，钻进大球场里。

他没有看到。

因为在他眼皮张开的时候，那个装置已开启了。

大球场的草地由中间裂开了一个大缝，圆形的物体在裂缝中徐徐下沉，直至没顶，然后草地又合了起来，一切如常，毫无异样。

他什么也看不见，在他眼前，一直都是那个平静如旧的球场。

他仍在专心的想着他的事情，他要烦恼的事情多着呢。

烦恼没有生意吗？

不是，他才不担心。

烦恼没有收入吗？

也不。

反正不喜欢这样的天气，这样的气氛，虽然和风正吹。

就是不合意，他一直都对对自己的生活不合意。

再这样下去的话，真是生不如死。

他的手托着头，想到伤心处，头也歪了，差点由手上掉下来。

回去睡觉吧，没有事，早点睡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

他站起来，身边的酒瓶“唧唧”的朝着石梯滚下去，他暂停动作，细意听着那“唧唧”的声音，直至回复宁静，才安然离去。

除了“唧唧而去”的那个小酒瓶，四周不见有其它的酒瓶，不知道他的酒量有多大，但他显然是醉了，而且醉很厉害。

他的脚步十分轻浮，左摇右摆的像就要倒下来，但是跨出三步又退回两步的走着，竟也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丛林小径。

这时候周遭很暗，他跌跌撞撞的一不小心，朝着斜坡滚了下去。

良久也不见他站起来，微弱的灯光下，只见在他的身下，一件呈深蓝色，

油滑湿漉的东西，有差不多一个人的体积，看似一具尸体，又像是某种海上生物，由于那东西十分柔软，他睡在上面，说不出的舒泰快活。

他没有动，那东西却动了。

那东西忽然就地弹起，人立起来，他被推得滚出几米之外。

假如他此刻是清醒的话，必然以为受到怪物的侵袭，幸好他滚出不远处后，仍是沉沉的睡着。

那东西有片刻的沈静，像在思想着身处的状况，半晌才留意到地上的亦文，它向前移动，看不出是否有脚，也看不出是向前走还是滑行，它来到亦文的旁边。

它小心察看，奇怪地上的这个人为什么一动也不动，些微弱光线下，只见他躺在布满野草的地上，睡得正香，一棵野草拂到他的鼻子，他发力喷气，转身继续睡去。

它觉得这个人像极小孩子，十分好玩。

它没有动，亦文也没有动，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亦文的衣服由内而外的动了一动，像一只老鼠在他的怀中要钻出来，接着他的钥匙包“钻”了出来，凌空来到它的面前。

钥匙包打了开来，每一把钥匙像自我介绍般在它面前如扇形展开。

它检视完每一支钥匙，开始起行，这时亦文也凌空浮了起来，跟在它的后面。

这时候亦文刚才躺着的地方，一条直径一厘米的乌黑金属管上，一个小红点闪了一闪。

它没有察觉，带着亦文开始往前面的住宅走去。

它走到最近的一个屋子，只见门牌上写着8号，它停留了一会，回身到旁边的7号门前。

那个屋门的钥匙孔有一条毛巾在迎风飘扬，这时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把它拿起，显现了钥匙孔出来，不一会毛巾回复飘动，那东西已转向其它的屋门。

它似乎是凭借着钥匙和匙孔在作某种配对的工作。

黑暗中它的双眼显得十分大，特别圆和亮，亮得像天上的星星。

终于，在几座小花圃旁边2号的门牌前，它停了下来，那个钥匙包像有一只透明的手拿着一样，凑上去把门打开。

它轻易的便来到亦文家。

进门后，亦文轻轻的由空中落到地上，他仍睡得像一个死人。

那东西的身体没有动，脑里闪过十多种想法，分析眼前的状况，她的眼球在眼眶内急速回旋，把周遭的景像记入脑内，完成了分析。

室内的灯随即自动开了，这时候在灯光下，那东西竟是一个艳光四射的妙龄女郎！

亦文的家是一个一千多呎的空间，一半的面积是客厅，前面正中是电视机，旁边是扩音机，激光碟播放机，一对长逾两米的喇叭，摆在两边，沙发和地板上堆积着了不少的衫裤，凌乱不堪。

墙上是一个妙龄女郎的海报，海报中女郎明眸皓齿，肌肤雪白透红，在特别的灯光效果下，更是美艳不可方物。

而这时候站在厅中的这个女子，在没有特别灯光效果下，却和海报中的女孩一模一样。

她走到落地玻璃门前，观察着自己的形态，脸上不带一丝表情。

回头看看地上的亦文，只见他一脸红晕，睡得正甜，这时亦文翻了一个身，并没醒来，他还不知道，自己这个孤独的家，来了一位天仙。
根据资料上记载，这个人现在处于酒精影响下的昏迷状态，她思考着。

第二章 海报上的女郎

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凌晨一时许。

海报上的女郎穿着一套雪白的长身裙，巧笑嫣然，客厅中这个和她同一模样的女郎却是冷若冰霜。

对她来说，现在这个样子只是一个存在的形态，就她本身而言，并没有对自己的样子有任何喜恶之感。

来这里的时候，他们给她很多有关地球人类的资料，由刚刚到达直至目前所见的人和物，在图片中，早看过一次。

一次就够了，因为在他们而言，看一次，就是把资料复印到她体内的芯片里，这块芯片负责替她作比较和分析眼前状况。

这时候亦文忽然站了起来。

她本能的反应是——不能让这个人看到自己，她把手伸到腰间，立即发现那个仪器已不见了。

哪里去了？是刚才掉在草丛中的的时候遗失了吗？

不过还好，起码目前这个状态并不会引起太大的恐慌。

因为地球上的男性都好色，喜欢漂亮的女性，虽然她不知道何为漂亮，但她想，他把她的海报挂在厅中，必然是因为喜欢吧。

这时候亦文正面对着她，她淡淡的看着他，等待他的惊奇反应。

一秒，二秒，三秒。

亦文回头往房间走去。

睡眼惺忪的他，仍处于半睡状态，竟然无视眼前的美女。

她听到由里面传来的水声，她知道那是人类在排泄体内的多余水份，然后排水量忽然大幅增加，她听到“哗啦”的排水声，这个人怎么有那么多的废水在体内？

亦文回到走廊，他并不回到厅中，而是回到自己卧室，迷糊中的他，梦游般的回到自己的床上。

良久，亦文没有出来，她移步走向亦文房间，她走路很慢，甚至有点脚步蹒跚，不知不习惯走路还是脚上有伤，她想看看他，亦文是她来地球看见的第一个人类，他的一举一动，她都很有兴趣。

房内的亦文把头埋在枕头里，屁股朝天的睡着。

这就是床，人类有很多享受都关于床，如睡觉，做爱。

其实她也累了，刚才由半空中掉下来，虽然在着地时由那装置卸去撞击力，但毕竟在紧急情况下，她还是受了点伤，如果在家的话，只要睡上那张“床”，不到十分钟便可痊愈，但现在……

看这个人睡得多甜，她也感到莫名的疲累，不知道人类的休息方式是否

也适合自己。

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，凌晨一时三十分。

这夜严教授反复思想着日间和天文系学生的谈话，彻夜难眠。

当年如果不是那个伪善的美国人的排挤，他现在应该也是掌握外层空间最新发现的少数人之一。

“N, A, S, A,” 这个令严教授耿耿于怀的名字。

“I am the boss, so you will do what I instruct you to do, do I makemyself clear?”

“十分清楚，所以我决定离开这个鬼地方。”

“What?”

“去你妈的。”

“What?”

“What?” 他一个翻身起来，走到办公桌前，摸黑开启了计算机，回身走出睡房。

不一会他拿着一杯茶回来，计算机正好完成了“热身”，随时候命，教授没有开灯，萤光幕的光已足够照明。

教授在年多前终于得偿所愿，搬来这个位于元朗的丁屋最高层，短短两个月内，他把自己一直以来的构想实现了，现在天台上所设置的，是经教授改良的德国施密特式望远镜，这个仪器对于观赏黯淡的星团和彗星，甚至月球和木星上的细节，都应付自如，教授更把拍摄和机动系统连接至自己的计算机上，这样他可以由工作室的计算机控制望远镜的角度和随时拍摄图片。

可惜资源有限，否则他会由多个不同角度作二十四小时拍摄，无时无刻监视着太空。

民间的设备始终不能和官方作比较。

教授连睡袍也没有披上，就急不及待的检视过去四个小时拍下来的照片，望远镜每五分钟转换一次角度，自动摄影在转换角度前后都会拍下一张照片，这时候计算机的萤光幕上飞快显示出九十六张小图，教授的计算机速度还真不赖，想必是顶尖设备。

教授立即留意到中间那张编号 48 的照片画面极其混乱，只是从一寸左右的小图也能察觉到。

他立即放大图片，上面呈现一团烟雾，占据了差不多半个画面。

教授立即把 48 号图片缩小，放大 47 号图片。

只是一个黑色呈微小白点的画面，一般天文照片就是这个样子，48 号照片明显是异乎寻常。

他留意上面显示的时间是 11:25，确认这一张照片和刚才那一张是同一个角度拍摄的照片。

短短五分钟内，为什么由一个没有异样的天空中产生出一团那么大范围的烟雾？

教授再看 49 号的图片，虽然这一张图片已转换了角度，但是因为距离不远，而且时间只是数秒之差，以 48 号图片所显示出的烟雾范围及其扩散情况，应该还是能在 49 号图片看到一点迹象才对。

没有，没有半点异样，望远镜转换角度只需数秒时间，而在数秒之间，那么大面积的烟雾范围，骤然间从天空中失去了踪影。

教授岂能轻易罢休，他立即开启自动比较程序，由计算机比较 48 号前后几张毫无异状的照片。

不一会有结果了，教授立即开启最大差异的几个比较结果。

教授倾前察看，“砰”的一声碰到了计算机萤光幕，不禁失笑，计算机自有放大图片的功能，何需如此。

教授的情绪十分兴奋，他预感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，他恨不得要立即找出真相。

49 号照片放大了，在右下角，有一个若隐若现的黑色物体，这在本来便是黑色的天空中由肉眼实在不易察觉，教授再把这个小点放大，虽然仍然只能看见一小块黑色的物体，但这一小块物体，其实物大小已是相当于一辆轿车，就算以一个外行人来看，也会毫不犹豫的判断那不是属于天空中应该有的东西。

教授继续看接下来的照片，从 50 号以后的照片，已失去那个小黑点的踪影，当然，假设那是由天空中下堕的物体，其速度可想而知。

教授把头埋在双手里，静静的思想。

11：25 分，天空一片平静。

11：30 分，出现了一团浓雾。

11：30 分，由另一个角度观看，一切回复平淡，但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物体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

教授的双眼发出了光，绝对不是空难，刚才十二点的新闻短报没有提及。

而且，五分钟之内，在天空中失去痕迹，一般浓雾该可持续更长的时间，因此也不可能是核子试爆或人造卫星意外爆炸。

所以教授断定，两小时前，在太空中，发生了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。

除了进一步计算浓雾和地面距离，教授还想到一个能清楚了解事发经过的方法，有一个地方，拥有差不多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太空监察仪器，真正能做到教授的要求，以二十四小时的录像监视太空。

不过教授不想以骇客的身份进入那个数据库。

教授冷静了下来，他披上睡袍，点着了香烟，走出露台。

每天一根烟，在工作完毕后抽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。

但今天他破例多抽了一根。

马路上灯火通明，车辆稀疏来往，平静的凌晨，教授却思潮起伏，除了那个令他耿耿于怀的团体，还有一个人令教授在这刻感到一阵悸动。

他回到室内，呆站着凝视着计算机桌。

计算机的屏幕保护程序正激活着，一个漆黑太空的画面，无穷无尽的殒石由中央喷射而出，不过这不是教授的焦点所在。

显示器的旁边的相架，隐约可见一张少女的照片，她是谁，这是严教授内心激动的的原因吗？但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在太空中出现了奇怪事情的时候，教授会想起她？

早上十时。

亦文宿醉未醒。

强烈的阳光由窗外射进来，遍室生暖，亦文一个转身，右手不偏不倚放在旁边那个女孩的胸部上。

第三章 你回来了

亦文在睡梦中隐约看见凯儿就睡在身旁，她和他睡得很近，发丝轻柔的拂在亦文的脸上，他不禁闭上双眼，细意的享受馨柔温软。

凯儿似是心存挑逗，身子愈挨愈紧，一阵香气袭来，亦文感觉到她的脸蛋已在自己的面前，心中热情翻滚，不能自己。

他不敢稍动，想要睁开双眼，却是不受控制，双眼仍是紧紧闭着。

他不知自己正在梦中，着急起来，奋力转身，一手伸出便要把凯儿捉着，只是右手挥到半空，却毫不着物，顺势垂下，捉到床上软绵绵的东西。

那女子有生以来从没有真正睡过觉，在她的家乡，每天只需要不到十分钟，就能完成休息过程，功效胜于人类八小时的睡眠。

这时她刚刚一觉醒来，还在迷惘之中，忽然亦文一手伸过来，放在自己胸前，一股异样感觉直透内心，不禁浑身一震，如遭电殛。

她慌张起来，这比起睡觉的经历，震撼何止百倍？只是那感觉虽是极痒，却又十分舒服受用，只感到身子像僵了似的，心中竟是不愿他停下来。

亦文手上轻轻抖弄，缓缓移动，极尽温柔体贴，身子随着手上动作转了过来，压在她的身上。

他的手向上移到她的两唇，只见淡淡粉红，已在细细娇喘，他已附到了她的后颈，吻了下去。

她只感到一阵喉干头晕，不禁要叫出一点声来，才能稍稍发泄快意。

亦文的吻由后颈来到她的唇间，她的舌头感觉到如酸似甜的味道，莫名其妙的亢奋起来，这时有一硬物碰到她的身子，她忽然惊觉，本能反应一手推了出去。

一推之下，亦文由床上斜斜弹出，呼的一声巨响，撞在衣柜上，衣柜立即裂开，亦文掉下来，衣服盖了一身，再没半点动弹。

那衣柜木料最少也有半寸，以亦文五六十公斤的重量，就算奋力冲前，应该也不可能撞烂衣柜，可想这个女子一推之下之力道是何等猛烈。

那女子坐起身来，急速喘气，心下犹有余悸，一时之间不能镇定下来。

隔了几分钟，她才安定下来，轻步来到衣物堆中，察看亦文。

最上面的是一件绒布女装衣物，她只知这应该是女孩子穿的，至于款式如何，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男人的衣柜内，她可没有想到，只是随手拿开，放在一旁。

只见亦文口中犹带血丝，显是伤得极重，处于昏迷状态。

她早知道来到这里必是每事新鲜刺激，但想不到先是遇上不到千万分之一机会率的意外，然后生平第一次受伤，第一次睡觉，第一次接吻，甚至第一次杀人，也在一夜之间都试过了。

这个人是非救不可的，老师说过不能随便伤害人类。

可惜那个仪器不知掉到那里去了，自己休息了整晚，伤势却是仍未见好，再替他治伤的话，只有令自己伤上加伤。

她回头一看，只见阳光普照，想到天已亮了，老师想是已在找寻自己，还是快点回去吧。

她一拐一拐的走了几步，转过头来，只见亦文双眼紧闭，仍是和昨夜初见时一般的熟睡神情。

她回想刚才发生的事，心中感到异样的感觉，站在当地，竟是不舍得便走。

由昨夜到现在，竟没和这人说过一句话！不知道他看见自己的时候，会有怎样的反应？

她心中已有主意，回身坐到床上，亦文随她的心而动，凌空来到她的身边，他的右脚膝盖内陷，原来刚才一撞之下，右脚已经齐膝而断，只剩下表皮还连着。

她把左手放在他的左胸上，口中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闭上双眼，不一会左手微微颤抖，脸上由红润转为苍白。

这时候从亦文的体内忽然传来一股力量，扰乱了她的意念，她不能确定那是什么感觉，因为在她体内的芯片并不曾提及这种力量，只是那力量传到她的体内，既感到熟悉，又似是陌生，心中不其然像被什么东西索扯了一下，极是难受，眼圈一红，似乎要大哭一场，才能稍解郁闷。

她知道自己的手法并不会为肉体带来痛楚，但亦文却明显的在强忍着某种痛苦，难道他的体内有哪一个器官患有隐疾，令他如此难受？而这种难受的感觉，从他的体内传过来，令她感同身受。

她现在进行的这种医疗手法，很需要精神集中，稍有差池，对两人都有坏影响，她连忙收敛心神，加倍施为，然而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冲击，她的意念已不能再控制自如，她已分不清楚，在他的体内，哪些部分是需要医治的伤，哪些部分是人类应有的缺憾，她知道，经此一役，可能已改变了这个男人体内的基本功能。

亦文的额角冒出汗来，过了一会右脚吱吱连声，伸直起来，膝盖已回复正常形状。

过了大约二十分钟，那女子缓缓缩回左手，右手抚在胸前，像是竭力在压制着什么，十分辛苦的样子，显然刚才的动作，费掉了她不少的心力。

要过几分钟，她才能确定自己安然无事，好险，差点为了这个人类把命丢在这里。

还好人类的身体仍是最原始的有机体，修理已是比想象中容易得多，如果不是自己伤得太重，这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。

过了一会，亦文睁开了眼睛，醒了过来，他闻到一阵香味，立即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女孩的身边，定睛一看，那女孩坐在床边，一脸倦容，仍不掩艳丽，原来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凯儿。

他懒懒的舒一舒筋骨，说：“你回来了！”

她不知道怎么响应，忙乱中站了起来，他察觉到不妥，忙也坐了起来，发现体重像轻了几倍，浑身上下说不出的轻松自在。

亦文一个多月没见凯儿，这时一觉醒来，看见伊人就在身边，梦境成真，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他想开口说什么，但看见凯儿一脸茫然的站着，欲语还休的样子，心中立即冷了下来，心想：“她回来并不是为了我，可能是有什么事不开心，来找我倾诉而已，毕竟她还是不爱我的。”

一个月前，凯儿离开了这个住了三个月的地方，走的时候，只留下一句话：“文，对不起，我终于还是不能爱你，这样子再下去也没有意思，对吗？”

那时候脸上也是这样的一副神情。

亦文多日来总是心存幻想，希望她只是小女孩心性，不懂他的一片深情，彼此分开了，冷静下来，反而可能会想起他的好处，明白他的心意，因此他常常盼望她有一天会回来。

然而他也知道这多半是自己的一厢情愿，他甚至不敢打电话给她，害怕证实两人之间已是无可挽回，一个月来，两人竟是未通任何消息。

他嚅嚅的想说些什么，又说不出，隔了一会，凯儿仍是若有所思的呆站着。

亦文说：“你终于买回来了，这件裙子。”

凯儿回过头来，看着他，不知道如何响应。

亦文说：“买了多少钱，不便宜吧？你现在的样子，就和那时候照相的时候一模一样的漂亮，我有很多朋友看见那幅海报，都问我到底是哪一个明星，怎么没见过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个女孩子，就是你，就是我的……好朋友。”

他本来想说女朋友，但及时改了口。

凯儿仍是一脸疑惑，亦文看见他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不禁害怕，站起来握着她手，一脸关切的说：“怎么，不舒服吗？”

凯儿应了一声：“嗯。”

凯儿甩开他的手，回过头去，避开他的视线。

这时门外有人大力敲门。

亦文说：“你坐下来休息，我先去开门。”他看见她额上的汗水和彷徨的神情，扶她坐下。

亦文急步来到门前，心中想：“是谁呢？也不打电话过来，不会有生意上门吧？嗯，多半是那个无聊人天王。”

天王是他的好朋友，常常半夜三更上来他家，总是带来十几支啤酒，喝个烂醉，然后随处乱睡，就像流浪汉，不过他一般都是在失恋后心情极差时才会来的，不是说这个女孩寡情，就是那个女孩薄幸，却不知自己才最是花心多情，他的名字不叫天王，天王是朋友给他取的花名，意思是追女孩子这回事，他足可称王。

不多久前才听说交了个新女友，难道这么快便出现问题？真不识相，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。

他刚打开大门，不提防迎面一个拳头挥过来，左颊一阵剧痛，眼前金星直冒，向后便倒。

第四章 老四的手下

亦文踉跄挣扎着，只见门外走进两个男人，前面一人二十六七岁左右，头上左边染着金发，右边染着棕发，左长右短，古怪难看之极，身上衣着不

伦不类，一副肮脏邋遢相，一脸乖戾，脸上怒气逼人，像随时要打人的样子，事实上，他刚刚就二话不说，狠狠的给了亦文一拳。

另一人身瘦脸瘦，两眼细如一线，穿着普通恤衫牛仔裤，打扮平凡，但给人一种狡猾精明的感觉。

亦文索性不站起来，在地下向后退了数尺，靠在沙发边，抬头看着两人，竟是毫不慌张。

那金棕发男子走上一步，挥脚想踢，后面那人说：“鸿星，不要随便动手动脚好不好，我们不是来打人的。”

鸿星哼了一声，走到亦文左侧的沙发上坐下，拿出香烟燃着了，狠狠的抽了一口，旁边一个烟灰盅，像是早知他要坐下抽烟，预先放着一样，十分就手方便，鸿星的烟头放到烟灰盅上，心念一转，还是把烟灰弹到地上去。

那个瘦脸男子走上前来，蹲在亦文旁边，说：“我们不是来搞事的，我们是来请你回去的。”

亦文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

瘦脸男子说：“我叫余志达，他是我的兄弟，也是大哥的亲弟，叫鸿星，你不认识我们不要紧，我大哥是老四，你应该认识吧？”

两人进来时，亦文已大概猜到多半和自己查老太儿子被杀的案子有关，这时余志达说出来，更加确定必是因为那件事而来，不过实在想不到他们为什么会知道和自己有关，而且来得这么快。

他心想：“黑社会的办事能力真高，难怪警方总是落于下方。”

当下还是硬着头皮说：“老四，倒是听说过，不过我和他素没瓜葛，不知道找我有何贵干？”

鸿星立即按捺不住，口中说：“素没瓜葛，他妈的！”右脚由上而下便要踩到亦文身上，余志达不动声色，站起来退后一步，心想既然开场白已说完了，就让鸿星教训教训他吧！

亦文早料到鸿星必会有所动作，右手伸出，已捉着他的右脚，顺手一挥，只见鸿星的身体离开沙发，飞了出去。

这一下不止鸿星和余志达，连亦文也大吃一惊，之前亦文心想以自己的搏击术，要应付这两个人该没问题，不意一出手神威如此，他本来想把鸿星的脚甩开，然后起来，准备一场恶斗，那想到这一下轻描淡写，鸿星竟然飞了出去。

鸿星呼的一声跌了出门外，幸好刚才进来后还未把门关上，否则这一下非撞个重伤不可，只见他一手撑着想要起来，忽然腰间剧痛无比，扑地便倒，再也不敢动弹，也不知腰骨是否已经跌断。

余志达退后了几步，两手握拳，如临大敌的看着亦文，他匆匆望后，立即回过头来面对亦文，说：“鸿星，怎么样？”

鸿星气喘嘘嘘的，显是极力忍痛，说：“不行，这小子，他妈的。”

余志达不敢回头，脚下却不停，已退到了门边，忽见屋内走廊一个清丽绝俗的女子，怔怔的站着，一手扶墙，看来身体十分虚弱，随时会倒下来的样子。

这时门外有人说：“怎么，又打架吗？”

一个二十四，五岁，身穿雪白西装的男子走了进来，经过鸿星身边的时候小心翼翼的，好象生怕他弄脏自己的裤子，经过余志达身边时也不惊恐，来到了亦文身边。

这人面目俊美，脸上像无时无刻带着笑容。

亦文说：“天王，站一边去，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天王笑笑坐到沙发上，一副坐山观虎斗的样子，他和亦文相识已久，知道亦文颇有点功夫，平时和他外出喝酒，有时也会遇上麻烦，两人并肩作战，对着三四个人也能打胜，只是一般是亦文主打，他在旁边指手划脚，作个样充撑场面而已。

现在眼见面前只有两个人，而且一人已睡在地上，似乎伤得要紧，看来亦文胜算在握，大局已定，故此乐得悠闲观斗。

余志达见识亦文刚才一挥之下的威力，想到他又来了帮手，这个人轻松自在，相信功夫也是不弱，知己方稳操必败，暗怪自己大意，小觑了这个私家侦探的能力，竟没带手枪来，他一步一步后退，来到鸿星身边，见亦文没有什么动静，两手托着鸿星腋下，朝楼下拖去。

鸿星哇哇大叫，想是触到伤患，大声惨叫，声音自大变小，余志达竟是不理他死活，飞快的把他拖离危险之地。

源星的声音刚刚隐去，屋内忽然呼的一声，亦文暗叫糟糕，快步而上，果见凯儿倒在地上。

原来她刚才听到外面有事发生，走了出来，忽然心中烦闷异常，几欲作呕，于是扶在墙边，苦苦支撑，待那两人走后，终于忍不住倒了下来。

亦文和天王扶了她上床，对天王说：“叫救伤车。”

天王应了一声，拿出手提电话。

凯儿忽然捉着亦文的手说：“不要……”

亦文关切的说：“怎么，不要怕，很快就到了。”

凯儿说：“不用打电话，我没有事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”

亦文见她神情紧张，只好温言说：“好，不打就是了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凯儿说：“有点晕，睡一会就没事。”

亦文看见她脆弱娇柔，今天忽然回来，似有难言之隐，不晓得是遇上什么不如意的事，心中爱怜不已，差点流下眼泪来，登时把一个月来对她的抱怨都抛诸脑后。

天王只见过凯儿几次，也略知亦文和凯儿之间的感情瓜葛，正是剪不断理还乱，刚想离开让两人好好说话，只听窗外一人惨叫一声，正是刚才被拖着出去那个人的声音。

他走到窗口，向下张望，只见余志达正拨开树木，朝小径旁的斜坡走下去。

原来他扶着鸿星出去，怎知地上凹凸不平，鸿星带伤力弱，跌撞之下滚了下斜坡去，那里恰巧正是亦文昨日黑夜跌倒的地方。

天王心中暗笑，转身见亦文一脸神伤，忙忍住笑声，走出房去，这时看见房中衣柜的破烂情况，心想刚才那场打斗原来一点也不轻松，竟是由房内打到房外，难道凯儿就是在打斗中受了伤？

亦文握着凯儿的手，观察她的动静。

凯儿感觉到他眼中的关心和情意，轻轻说：“我没事，你放心。”

亦文想要发问，但想到她身体虚弱，精神恍惚，还是待她休息完再说。

来到厅中，只见天王无聊的抽着烟。

亦文说：“怎么，女朋友们都好吗，难得有空过来。”

天王长长的“唉”的一声，不再言语。

亦文说：“别在我面前扮伤感，大情圣也有烦恼吗？”

天王：“不伤感也不找你，我的女朋友不在香港，找你解闷。”

亦文说：“知你没有好介绍，哪一次不是闷得慌找我打发时间，今天没有时间陪你癡，看，我有病人要照顾，你请便。”竟是下逐客令。

天王可不愿便走，说：“凯儿不是走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，怎么一回事？”

亦文说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回来了总是好的。”说话间不禁黯然神伤，他觉得凯儿并不是为了他回来的，而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回来避难。

天王看得出他的不言之隐，也不追问，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然后说：“刚才，怎么打起来了？”

亦文：“说起来，刚才当真奇怪，我只是轻轻一甩，那个笨蛋就飞了出去，难不成我有了超能力。”

天王笑说：“知你神勇无比了，也不用说得那么夸张。”

亦文笑说：“真的，不信你来试试。”说着就会动手。

天王双手急速挥舞，笑说：“免了，我信你就是了。”

亦文回想刚才的情形，实在太也不可思议，但又实在难以相信，思想再三，刚才的事像是幻觉一样，不像是真正发生过，他起来试试举起沙发，发现十分费力，那么自己的力量并没有什么变化，为什么刚才会这样呢？一时之间心中充满疑团。

天王只当他是故弄玄虚，问：“刚才那两个人，似乎不是普通人呢，一个凶神恶杀，一个阴阴湿湿的。”

亦文说：“何止不是普通人，这次我可麻烦了。”

天王说：“怎么？”

亦文说：“你有没有听过老四这个人？”

天王说：“听过，那些古惑仔在外面打架，打完人就说：‘我老大叫老四，下次小心一点，见一次打一次，’”他学着古惑仔的语气，十分维妙维肖，又补一句：“可不是讲玩的，他一声令下，全香港的黑社会都和你作对。”

亦文说：“对，我就是得罪了这个人。”

天王说：“不是吧，他们是老四的手下？”

亦文说：“是。”

天王想想说：“古惑仔行走江湖，胡乱吹牛说自己是某某老大的手下，经常都有的，想是靠吓的居多吧？”

亦文说：“这次我可知道不是靠吓，我百分之一百肯定是他找上门来的。”

顿一顿说：“你知道前一阵子我在忙的那案子吗？”

天王说：“是那个富贵的老太婆要查杀他儿子的凶手吗？”

亦文说：“是，我从来不曾接过这种凶杀案件，因为一般这么严重的事情警方都必全力以赴，而且也没有人会想到委托私家侦探查这种案件。”

天王笑着说：“也没有人像这个老婆一样，信任一个只在报纸中登一小角广告，而且写明代查奸情，寻亲，寻猫，寻狗，捉奸，捉猫，捉狗……”

亦文笑着制止他，说：“为报答这位老太知遇之恩，我还真的竭尽所能，花了我几个月时间呢！”

天王说：“愿闻其详。”

亦文说：“这个案件是关于老太的儿子，你也知道的，话说老太的儿

子……”

天王已打断了他的说话，说：“喂，干脆一点，不要啰啰嗦嗦的。”

亦文说：“我详细说的话，你要听三个月呢，那时候老太对我说，自他儿子的左脚从沙滩上出现，警方足足查了半年，但是迟迟不能破案，老太着急起来，便找到了我，老太说，常常见到儿子四肢不全的，在屋内飘来飘去，她心中好不安宁，她来找我，也不过想尽点人事。

我心想既然警方也没办法破案，多半线索是隐藏在一些微细的地方，我仔细询问老太有关他儿子的日常生活，社交圈子，主要想从他经常去的地方，找出一点新的线索。

但是一切就像大海捞针一样，花了两个月时间，仍是茫无头绪。

两个月的刻苦辛劳，竟然徒劳无功，刚好凯儿又离开了，我的心情极度不好，想着想着怒火中烧，发誓无论多困难也非解决不可，人力一定胜天。

第五章 老四的女人

我根据老太提供的一堆入油账单，从她儿子车子到过的地方伸延出去，探查附近的食肆，酒吧，酒店和其它公众的地方。

其实我知道就算老太的儿子真的去过那些地方，除非次数频密，否则相隔这么久，又有谁会记得千百顾客中的其中一个人？只是实在也没有其它可查的东西了。

有一天傍晚，我到了一个近郊的油站，车子就在那油站附近胡乱的来回穿插。

郊野之外，正是行凶的好地方，但那张入油单日期是早在老太儿子遇害的半年之前，而且老太儿子失踪时，车子仍留在车房，老太儿子在那里入油，可能只是偶然路过而已，若说在那附近遇害，虽然有可能，但机会实在极之渺茫。

那时候我灰心丧气，突然感到天地茫茫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一直在瞎忙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脑海内已把查案的事情抛诸脑后，只是无目的四处乱走。”

天王心想：“亦文总是不肯透露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有什么不如意事也是嘻嘻哈哈的故作轻松，想不到凯儿的事对他影响这么大，如果不是今天听他讲故事，又怎么知道。”

亦文猜到他的心思，也不理会，继续说：“正在我漫无目的开着车的时候，忽然听到一阵吵耳的音乐声，然后一辆吉普车子在我旁边飞快的掠过，我差点撞了过去，幸好及时刹车，才险险避过，吉普车上坐着四五个年青人，放浪形骸，大呼小叫，都是些二十左右岁流氓。

我有意无意的跟在其后，十多分钟后，那车子转入小路，我在路边看去，见到不远处有一间废弃的屋子，透出灯光，里面嘈吵不堪，想是这一伙人在开着什么派对。

我把车子停在路边，徒步而前，这几个月来，我已不止一次对这种无相

干的事情也探查一番，希望能找到一丝线索，虽然往往白费气力，但我也算是没办法之中的办法，而且我想警方也没有办法破案，多半就是因为他们专在有可疑的地方下功夫，对于稍不起眼的地方，不能分配人手去调查，既然老太委托于我，自然是因为我能专心一意，心无旁骛的去为一个案件寻根究底，甚至在不起眼的地方花心思。

我走到近处，只听见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都是些帮会中的事情，什么收门徒，揍人立威，哪个大哥够义气，哪个大哥无胆量等，其中污言秽语，不堪入耳，更有一人自创一格，说的秽语闻所未闻，既难听又好笑。”

这时天王插进来说：“是吗，那倒要请教。”

亦文不理他的说笑，说：“从他们的谈话内容中可以猜想他们是一些帮会中的小脚色，他们说完帮会中事，渐渐转到寻花问柳的话题。

其中一人声音沙哑，自吹自擂说：“说到追女孩子，我的技术，可说出神入化，任你再贤良淑德的女孩，到我手上，也可训练成淫娃荡妇，绝无失手。”

另一个人不服，说：“好大的口气，说到胡说八道，你倒是不差的，终日骗的还不是那些无知少女，小心有报应。”

声音沙哑之人说：“什么无知少女，你不相信我？你认识阿莲吧？我初初认识她，不也是一副纯情学生妹的样子吗？还品学兼优呢！但是经我调教之后，现在嘛，哼，你只需要花三几百块，就可以找他逍遥快活，这还不是我的功夫吗？”

我心中十分气愤，心想许多不知上进的无知少女往往误入歧途，虽然本身也有责任，但主要还是屋里这类人的花言巧语下引诱而成，屋内这伙人言语可憎，欺骗女孩，可和我那朋友天王有点相似。”

后面的一句话，却是他特意加上去说给天王听的。

果然天王不服气，说：“什么，你这个浑小子！怎么能拿我和这等无耻之徒相提并论，我可是从不欺骗女性，哪一个不是真心相待。”

亦文笑笑，继续说：“另有一人又说：“哼，什么纯情学生，品学兼优，从何说起，还不是那些表面扮到乖乖，其实贪威好玩的女子，你以为你真的能将淑女变成淫妇吗？”

他说得倒是的，姑爷仔毕竟不是神通广大，一般受骗的少女，多半自己也有不是之处，才能给人乘虚而入，我听到这里，已不想听下去，反正再听下去也没有什么好东西，于是转身便想走。

只听里面又有一人尖声说：“说起女孩子，那天我在老大家里看见的那个女孩，就真的算得上是美女，简直比香港小姐还要漂亮！我从来没见过过这么漂亮的女孩子。”

另一人说：“又是吹牛，凭你也有资格去老大的家？”

刚才那个沙哑声音的人说：“是我带他去的，那天我刚帮老大干完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回去汇报，就碰见了那个女孩，那是老大的女儿，小山，有关老大的事情，你最好少提，有关老大的女人，不管是老大的老婆，老母，女儿，或是亲戚，你也最好离得远远的，否则，说不定哪一天也在海边找到你的手手手脚。”

小山显是年纪很轻，也极怕事，应了一声，便不再说话。

我听到这里，好象黑暗中见到一丝亮光，心中七上八下，拼命的想着这句话。

黑社会中寻仇杀人，本来极是平常，但刚才那个人提到海边的手手脚脚，老太儿子的死，正是由海边漂来的一双脚而揭发，我心想难道竟然在这班人当中，找到这件案的线索？

屋内的人也对那人说的事情很有兴趣，那知追问再三，那人只是说：“这是我和老大的秘密，你们这等级人仕，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”

众人一心想要他说，有人用激将法，说他其实不知道，只是胡吹，但那人竟是贯彻始终，不说就是不说。

我继续听了大半个小时，才知道他们的老大就是黑道中知名的老四，但对于那件老大的秘密，那沙哑声音的人果然没再透露半点消息，我不想惹上这一帮人，又心想有了这个提示，一切就好办了，于是便偷偷的离去。

回去后我立即着手调查老四的资料，老四原名徐四刚，是不是家中排名第四不得而知，他二十岁时已经在香港最大的帮会中成为主要人物，后来帮会首脑死去，临死前把位置传了给他，也好在老四颇得人心，年纪轻轻坐上龙头之位竟然没有人反对。

老四今年结婚十六年，有一个女儿，刚好十六岁，帮会声势正如日方中。

不过事有凑巧，原来就在老太儿子死的那个时候，这个江湖老大的家中也发生了一件惨事，他的妻子和女儿双双意外从阳台掉下来，妻子当场死去，女儿虽是抢救回来，欲已成为了植物人。”

天王听到这里，“啊”的叫了出来，说：“他的女儿，就是那些流氓所说的那很漂亮的女儿吗？”

亦文说：“自然是了，你对漂亮的女孩倒是特别留意，真是死性不改。”

天王说：“这个呼风唤雨的江湖老大竟也有如此不如意的事情，而他妻儿的意外，恰巧的和老太儿子的死同一时间，不知道其中是否有牵连？”

亦文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所以我立刻找老太谈，老太对我说：“我儿子自几年前离婚后，一直深居简出，专心经营我丈夫留下来的生意，没听过和黑社会的人有任何的来往，绝对没可能会得罪任何人而遭杀生之祸的。”说到这里，老太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”

天王说：“哦，后来你因此得罪了这个老四，那么说老太的儿子是老四杀的吗？”

亦文说：“不知道，那是现在还存着的疑惑，我总是觉得直到现在，真相还未大白。”

天王一脸疑惑，眼神中请求着亦文快点说下去。

亦文说：“后来，我拼命想找出老四及其家人和老太儿子的关系来，我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圈子，以及他们的小学，中学，大学及工作等作比较，得到的结论是风马牛不相及，可以说是天各一方，互不相干。

没办法之下，我只好告诉老太有关那张入油账单的事情，叫他告诉警方，到那个帮会流氓的聚脚处，看能不能有所收获。

想不到这下子警方办事效率奇快，不多久已捉到一个疑犯，更在那个屋子里找到一件证物，原来行凶地点就在那个屋子，昨天我刚和老太见面，根据凶手口供，原来他儿子那天在那屋子附近，碰见凶手，凶手是个无业青年，刚刚赌钱输个清光，见到老太儿子衣着光鲜，于是一棍把他打晕，抢去他的金表和现钞，郊外地方，人迹罕至，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。

本来普通谋财，也不需害命，那人搜索完了，正要叫醒老太的儿子，逼他说出提款卡密码，岂知怎么叫也没有响应，原来老太的儿子体质虚弱，那

一棍竟是要了他的命。”

亦文不再说下去，因为后来凶手弄碎尸体，抛入大海，然后一只左脚漂了回来，揭破凶案，天王早已知道。

天王听到这里，“嗯”了一声，心中大是不以为然。

亦文说：“你也觉得不大妥当吧？”

天王说：“是呀。”但有什么不妥当又一时想不出来，根据凶手所说，似乎已清清楚楚，合情合理，但是他总是觉得不妥当。

天王想了一会说：“是了，为什么老太的儿会无端去那种郊外地方。”

亦文说：“那倒不奇怪，他自死了妻子后，一直闷闷不乐，有时开车到郊外散散心也是有的，我有时候也会去郊外地方，静静的想事情。”

天王本来想说：“在家不好想事情吗？偏要到那种地方，多半是扮伤感。”但想到亦文也有如此之举，定是因为和凯儿的事情而心烦不已，一句话未说出口便住忍了。

他想想又说：“那么老四为什么要来找你晦气？”

亦文说：“这就是了，我总想着那天傍晚那个帮会小子说什么凡是老大的女人，最好离得远远的，又说哪一天也在海边找到你的手手脚脚，所以这件事，多半和那个老四有关。”

他顿一顿又说：“不过他的手下因为我而被捕，他替手下出头也是有的。”

亦文站起来，又说：“我看看凯儿去。”

天王不禁问：“你和凯儿究竟……”

亦文回过头，脸带责备，像说：“又来了？”

天王摆摆手，说：“OK，OK，不问就不问，又死不了人。”

亦文回到房内，只见凯儿睡得正甜，脸上略见红润，比起刚才的苍白，显是好多了，他心中一阵爱怜，想吻到她的脸上，但想起两人已经分开，不再是男女朋友，此举未免不妥，只好忍住了。

眼前是自己心爱的女孩，然而她的心却不知在为哪个人烦恼，她不在身边的时候，亦文尚能自我排遣，这时她正在面前，却是可望而不可及，正是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边，这种伤痛，又比以往的孤单思念苦得多了。

亦文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回过身来，发现自己脸颊湿漉，原来已流下泪来了。

第六章 这就是爱情吗？

亦文轻拭眼泪，暗骂堂堂男儿，怎么动不动就流泪，实在活该凯儿不能倾心，勉强一笑，回身看看窗外，突见一道强烈红光，笔直射向天上，一闪即逝。

这道红光一闪即逝，为时极短，但光芒夺目，亦文猜想这样的亮度，全香港任何一个地方，都能看见。

他走到窗边，只见远处两个人影慌慌张张的互相推撞，匆匆而去，看不

清楚是不是鸿星和余志达，而且鸿星脚上有伤，不可能走得这么快。

难道是遇上了什么令人害怕的事情，令两人忍痛疾走？有什么事能令这两个黑道中人也害怕起来？

亦文莫名奇妙，回身看见衣柜破烂，衣服乱堆，更加摸不着头脑，这是谁做的？

刚才鸿星和余志达来到，还未坐定已落荒而逃，自己没有做过，天王也没有做过，更不会凯儿。

难道竟是昨夜醉酒之中做的胡涂事？但衣柜破损严重，自己是用什么方法弄出来的？

想起刚才轻易的把鸿星推出门外，可能是自己在什么时候，无意中把衣柜弄坏了。

但是自己何来那么奇怪的力量？

由刚才一手把鸿星挥出门外开始，奇事一件件的接踵而来，教人摸不着头脑。

亦文走出厅来，说：“天王，你看，今天我……”

天王的手提电话响起。

天王以最快的速度接听：“喂……是……回来了吗？我现在在朋友家中……好的，我现在过来。”

他站起来，说：“我走了。”

亦文笑：“从来不见你对一个女孩这么紧张，怎么，找到真爱了吧？”

天王暧昧的笑，说：“怎么样，很像吧？紧张的样子，电话中也能严重的感觉到吧？”

亦文一愕。

“明白了吧？不肉紧是不能抓着女孩子的心呢，给你学个乖，不收学费，再见。”说完也不回的走了。

亦文想：“就是这种手段吗？”

有些人把一片赤诚都放在心上，不动声色，有些人虚情假意，但是反而吃得开！

他想起凯儿的身体，想起雪柜里没有什么可吃的，几个月没有下厨，雪柜里只有啤酒，供失恋的人喝的。

不懂喝酒的人喝酒，特别容易醉，醉起来特别凄凉。

他匆匆走去百佳。

回来的时候看见凯儿在草丛中，像在找寻什么东西，这时已是黄昏，凯儿穿着那袭白衣裙，在晚霞树影之间晃动，这个动人画面令亦文停了下来，他忽然有点感动。

能常常的这样看着凯儿真好。

最爱的女人就在面前，还能有什么要求？

刚才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射出一道红色耀目的光柱。

亦文走过去，他也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线索留了下来。

“找什么？”

凯儿抬起头来，接触凯儿的眼睛，亦文有种陌生的感觉，眼前的凯儿，不像是他认识的凯儿，夕阳余晖下，她的秀发丝丝散开，另有一番美态。

凯儿说：“不，没什么……只是出来走走。”

她说话的时候，像费了很大的劲，亦文想起有些新移民，说起广东话也

是这个模样。

但凯儿的发音很准确，只是有点像很久没有说话，刚开口说话。

“回去吧，你的身体还很虚弱的样子。”

“嗯。”

她伸出手来，亦文轻轻的扶着她，两人回到屋内。

从她蹒跚的步伐，可见身体还未回复过来，亦文让她安坐在沙发上。

这时忽然发现凯儿和斜对面墙上的那幅海报，并排在自己的面前，眼前像出现了两个凯儿，一式一样，分毫不差。

亦文柔声问：“怎么，累吧？”

凯儿回答：“不，没什么。”

她的表情很淡然，像看不出有一丝喜怒哀乐。

亦文忽然冲口而出：“你是凯儿吗？岑凯儿？”

凯儿毫不犹豫的笑起来：“是，我是凯儿，你认为我是谁？”

这一笑如鲜花绽放，许久没有看见这样甜美的笑。

亦文以最近的距离看着她，像要看到她的心里去，凯儿只笑着看他。

亦文也笑：“你好象不认识我，几个月没见，我老了很多吗？”

凯儿说：“为什么会这样想？”

亦文说：“你看我的时候，眼神很陌生。”

凯儿伸手轻轻抚在他的脸上，一脸柔情的样子。

亦文怦然心动。

凯儿看着亦文发光的双眼，说：“很强烈呢！我感觉到，这就是爱情吗？”

她说得像事不关己的样子，亦文忽然有种被嘲弄的感觉，满腔柔情登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亦文挣脱她的手：“你懂吗？”

凯儿：“懂的，那些烦恼，都是因为我吗？”

亦文报以沉默的响应。

凯儿想找个话题打破沉默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在宇宙间，有一个地方，是不会有爱情烦恼的。”

亦文坐下来，静静的看着她，今天的岑凯儿，的确有点奇怪，说话和以前不同。

凯儿：“那里的爱情，全部由某个部门管理。”

亦文：“管理？”

凯儿：“是，所有人的脾气，喜恶，性取向，甚至乎怪癖，都能一一检测出来，然后从千万人中替你找另一个相配的人。”

亦文笑，这故事倒新颖。

凯儿：“比方说，有个男孩子鼻子尖尖，喜欢眼睛大大的女孩子的，另有一个女孩子，眼睛大大，喜欢鼻子尖尖的男孩子，那么这两个就可配在一起了。”

亦文：“哦！”

凯儿：“实际上当然没有这么简单，牵涉的多样条件多不胜数，不过道理就是这样子。”

亦文一脸狐疑，他真的认真的在想是否有这样的事，好象也有可能呢！

凯儿：“怎么，有疑问吗？这样不是很好吗，所以，那个地方的，从来不用为找伴侣而烦恼，每个人都专注在自己的职责上，认真的工作，到适当

的时候……”

亦文：“但是，人的思想是很微妙的，有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喜欢什么，讨厌什么，那么在配对中不是会有问题吗？”

凯儿：“不会的，因为不是由人自己把喜恶说出来的，那是靠仪器检测出来的呀。”

亦文：“靠仪器？”

凯儿：“是，像每年验身一样，验一验，什么都知道了，因此呢，大部分的配对都能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。”

亦文：“大部分的意思，即不是百分百了。”

凯儿：“是的，准确程度大概是95%以上。”

亦文：“是呀，还是会错的吧。”

凯儿：“不是错，只是找不到十分相配的，但想想，现在这个世界上，错误的配对何止一半，而且人海茫茫，找一个相配的人，不是很浪费时间，而且接近没有可能吗？因此有很多怨偶都是离婚收场，又或发现选择错了，仍然逼着继续相处。”亦文站了起来，仍在思考着。

凯儿微笑的看着他。

亦文回过头一脸茫然，看着她，他爱极了她的如花笑靥，不过以前的凯儿没有这么古灵精怪。

亦文终于挤出一丝微笑：“是呀，也对呢，那样的地方，也不错呢，十分方便。”

又说：“那么那个地方，一旦找到配对的，便会结婚的吧？”

凯儿：“是的。”

亦文：“然后其中5个%，都会离婚的吧？”

凯儿：“不。”

亦文：“为什么？”

凯儿：“因为已经是尽可能条件相符的了，就算有一点不称心，但是自己也没有信心找到更好的了。”

亦文：“因此只好接受了。”

凯儿：“是，但那总比人类好吧，很多人以为已找不到更好的了，所以只好勉强接受，其实是因为懒得再找了，或因为青春已流逝了，或因为之前付出太多了。”

亦文不禁动容。

凯儿：“但他们永远不知道，其实还有更好的。”

亦文喃喃自语：“是呀，可能还有更好的，只是一时找不到也不一定，而且如果只是因为付出太多而不舍得放弃，那么已不是爱了，只是计较得而已。”

凯儿：“如果只是因为碰上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便耿耿于怀，那就太笨了。”

亦文蓦然醒悟，说：“你是在安慰我吧？”

凯儿笑：“不，那是真的，不是编出来的故事。”

亦文笑，心里颇不是味儿，凯儿这样说相等于说：我不爱你，但你不要耿耿于怀。

虽然那是早已感觉到的，但面对面的由她亲口对他说，还是令亦文感到重重的哀伤。

不过有时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，无论是好是坏，都能免却了无谓的胡思乱想，真相已在你面前了，不由你不去面对。

为免忐忑不安的内心在脸上表现出来，给凯儿看见他的狼狈，他强逼自己继续去想那个奇怪的配对系统，原来人类的爱情问题，只要一个配对仪器便能解决了，真的就那么简单？

良久，亦文说：“果然，你不是凯儿，凯儿那会说这些天方夜谭的事情。”

凯儿笑，两个人相对而嘻。

亦文问：“饿吗？”

凯儿说：“有一点儿。”

亦文：“现在能走动吗？出去外面吃晚饭。”

凯儿：“没有问题。”

亦文感到心情轻松了很多，也不知是因为那个荒诞的故事，还是因为得知了凯儿的心意。

虽然那不是个好消息，但却令他不用再去猜想，其实以前患得患失是因为总怀着一丝希望，幻想一切的事情，是由于另有内情，幻想有一天凯儿会说其实我是爱你的之类。

今天终于由她来揭盅，实在死得痛快。

亦文来到楼下，只见不远处，一人站在草丛中，一动也不动，由于四周光线暗淡，看不清楚那人是面对着还是背着自己。

亦文回头，只见凯儿一脸惊惶，像看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情，按凯儿的视线，她也看见了那个人，亦文回过头来，自己也吓得一身冷汗。

刚刚还站着那个人，已经不见了！

由现在亦文站着的角度看，草丛的右边是走出屋村的小路，要到数十米外才转弯，左边则是空旷地，毫无遮蔽，那人如果要从刚才站立的地方走到亦文视线不能及的地方，至少也要走三十多米的路，或转入右面的弯路，或走到前面更远的丁屋里去。

只是现在，在亦文转身之际，那个人就在空气中消失了。

当然那人也可以躲入草丛之中，但为什么要那样做？

亦文回头说：“怎么？”

凯儿还未定过神来。

亦文强作镇定，笑说：“好邪门，你看见什么吗？”

凯儿说：“没有，只是……”

亦文：“没有呢，是我眼花，我刚才看见一个人站在那那边。”

难道是老四的人，对呀，他们怎么会这么容易放弃。

刚好凯儿回来才碰上这样的事，怎么没想起呢，应该让凯儿离这个是非之地才是。

亦文说：“还是不要去吧，回去我弄东西给你吃。”

凯儿噤着回头，两人回进家里。

凯儿斜靠在沙发上，仍是神思恍惚的，坐着一声不哼，亦文一边盘算着如何把自己的境况告诉她，一边想着实在不舍得这么快又要分开。

第七章 不能相爱才是平常的

凯儿忽然站起来，走进房间里去。

亦文呆呆的坐着，心中若有所思。

这时夜凉如水，夜半无声，外面只剩稀疏路灯。

奇怪，凯儿就在身边，为什么感觉像孤单一人。

敲门声打破了他的沉思，一定是天王来了，陪完女朋友，就来找朋友打发时间，他是那种不能静下来的人。

由于下午匆忙开门换来了一拳，这次他很小心地从防盗眼观望。

只见一个老人，嘴边两撇灰白胡子，一脸恭敬的朝着大门，似乎早知内面的人必会先看个究竟才开门，自动让人看得清清楚楚。

亦文猜想大概是隔邻的人，忙把门打开。

老人只稍走前一步，来到门内，笑着说：“你好。”

亦文忙说：“你好。”

老人扭捏着说：“这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无端的冒昧造访，希望不要见怪，只是有一点事请教，片刻就走。”

亦文不他所为何事，也不好对答，只“嗯嗯”的应着。

老人说：“我家就那边球场后面不远，下午的时候，无意中看见一道强烈的红光，朝天上射去，应该就是从这里不远处的地方射出的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？”

果然，相信除了这个老人，还有不少人看见。

亦文说：“是呀，我也看见了，不知那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老人喜形于色说：“你看见了，可否详细一点告诉我当时的情况？如，当时四周有什么人？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声响？”

亦文回头看看房内，他现在没有心思和这个老人说太多话，而且，这个下午所发生的事和来到的人，和那道红光并没有关系，这个老人想是无事做，拿这事情来作消遣。

亦文：“没什么，没有什么人，也没有什么声响，只是我无意中望出窗外，就看见了，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”

老人慧黠的双眼看着亦文，仿佛已识穿了亦文。

这个年轻人一定隐瞒着什么东西。

老人用沉着声音说：“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呢，年轻人，比方说，昨晚有没有听到隆隆的声音，感到有外人悄悄的来到这个地区，又或者有没有看见怪异的东西，像幽灵的物体在周围出现，一闪即逝，或穿梭来往，或漂浮半空，邻居有没有传来日常中没有听过的奇怪声响，有没有感觉有事发生了，周遭一切都显得古古怪怪，和平时大不相同的？”

亦文内心实在惊讶得无以复加，的确，从今天早上醒来，一切都透着古怪，自己的奇怪力量，房内的破烂衣柜，外面的红光，黑暗中的人影，凯儿的失魂落魄。

的确，好象有什么事发生了。

他强装镇定，以微笑掩饰自己的慌乱，说：“都没有，老先生想是看得鬼怪片多了。”

老人眯眯的笑起来，双眼像要看到亦文的心里去，亦文被瞧得甚不自在，片刻，老人说：“可能是呢，那么，不打扰了。”

他走出门外，回头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卡片，说：“对了，还未自我介绍，我姓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真正发生了什么事的话，请你告诉我。”

亦文取过名片，只瞧了一眼，说：“UFO？”

严老先生说：“Unclassified Flying Object，不明飞行物体，其实不单只这个，有关超乎自然的事与物，都在我们的研究范围，有时候我们也研究神魔鬼怪等东西的。”

亦文还在思忖着，严先生说：“再见，晚安。”

亦文拿着严老生的名片，喃喃的念着：“亚太UFO研究协会。”

这个老人竟是会长呢！

那道红光，在那个野草生长的地方射出，的确令人感到莫名奇妙，因此也算得上是超乎自然吧？

这时候凯儿走了出来，亦文说：“好奇怪的老人……”

凯儿毫不理会他要说的话，说：“要看星吗？上天台去，好吗？”

天台上很凉很静，真正是夜凉如水，四周围树影婆娑，凯儿身形袅娜，迎风而站。

亦文静静的站着，仰头看星，繁星点点，天地静寂，偌大的宇宙，像剩下他们两个人。

亦文爱极了这一刻，他忍不住从后把凯儿拥入怀里。

凯儿说：“爱我吗？亦文，告诉我，爱是怎么样的？”

亦文放开了她，后退了几步，她总能令他感到意外，这是什么话？

他还是想试试解释一下：“爱是，如果一个人，很想见到另一个人，很想和那个人一起生活，很想为那个人好，只有那样才能感到快乐……大概那样子就是爱了。”

他看着无限夜空，像自言自语的：“然后刚巧，另一个人也有同样的想法，那么他们便相爱了……”

凯儿说：“有那么巧的事吗？地球人好象除了父母对儿女之外，普通人与人与人之间，不太可能达到那样的境界呢！”

亦文喃喃的说：“是啊，那有那样巧的事，相爱不容易啊，不能相爱才是平常的呢！”

哈。”

那么自己一直对于和凯儿不能相爱耿耿于怀，不是就像埋怨不能中六合彩一样的可笑吗？

亦文忽然像顿悟了。

凯儿说：“那儿就是很远的地方了。”

她指向远方，只是漆黑一片，但的确有强烈的遥远感觉，几百万光年，还是几千万光，或甚至是几亿兆光年，那样的距离很抽象，要想象也想象不来。

凯儿说：“但是那个地方没有爱呢！”

亦文说：“为什么。”

凯儿说：“忘记了吗？都是用配对的，按本子办事。”

亦文恍然：“啊是，所以没有烦恼。”

凯儿说：“那是长时间发展下来的呢，吸收最初的教训，慢慢进化而来的。”

亦文说：“需要多长时间呢？”

凯儿笑说：“不知道呢！要忘记爱情不容易啊。”

两人都笑。

沉默片刻，亦文说：“要跳舞吗？”

凯儿说：“我不懂。”

亦文笑说：“笑话，跳舞老行尊都说不懂跳舞！”

他捉着她的两手，两人在天台上，星光点点的天幕下，跳起舞来。

亦文说：“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跳舞吗？我不懂跳，你一步一步的教我，还说我蠢，不过后来我一旦学会，比你跳得还好呢。”

这一句是逗她的，只凯儿没有反应，隔了半晌，说：“其实我不认识你。”她抬起头来，双眸晶莹亮丽，像带着惋惜。

亦文笑：“你失忆了？”

凯儿没有回答，只是说：“告诉我有关我们的过去，好吗？”

亦文：“该从何说起呢？有空的时候吧，现在不要说话。”他的手轻轻抚在她的唇上。

夜很静，星很亮，风很凉。

这就是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，亦文闭上眼，享受每一个小节，要拼命的记住，需知道，时光飞逝，很快这一切就会变成回忆。

凯儿不曾想过有一天会如人类一般，做起这种不切实际，浪费时间的事情来。

只是，由亦文手中传来的热力，他的微微呼吸，他的身上气息，为什么令她感到舒泰安逸，快意无限。自己也会爱上这种玩意儿吗？

十五岁的她，感到地球像有无形的魔力，令她一次又一次的意外。那些事前的课程和训练，怎么都管不上用场？芯片上又会有怎么样的解释呢？她不想激活搜查芯片的功能，她竟然懂得不要去破坏这一刻的莫名快感，只是放松了全身去尽情的享受。

因此她不能感应到在半空中，有一对透明的眼睛正把一切都收录下来。也不能感应到，在天台的门外，有五双眼睛正躲在暗处，伺机行动。

待续.....

